

# 从翻译规范的角度探讨鸠摩罗什的翻译

——以《金刚经》为例

杨冬敏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420)

**摘要:** 鸠摩罗什是我国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其译经以简洁流畅、注重文采和易于理解而出名,翻译的许多佛经至今仍然非常流行。本文以《金刚经》为例探讨鸠摩罗什的翻译特点,并尝试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解析译者采用这种翻译策略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及原因。

**关键词:** 鸠摩罗什;《金刚经》;翻译规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1) 12-0031-06

## An Analysis of Kumarajive'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Norm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as the Case

Yang Dong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Center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Kumarajive is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ors in China. Many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ed by him are still popular up to now due to their conciseness, fluency, elegance and ease of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explore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umarajive's translation with his vers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as an example,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deeper social and cultural reasons for the adoption of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Kumarajive; *The Diamond Sutra*; translation norm

### 一、引言

鸠摩罗什(简称罗什,下同)是魏晋时期著名的译经大师,与玄奘、真谛、不空合称我国四大佛经翻译家(马祖毅,1999:116),对佛经在我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罗什先后译经70余部,300余卷,其所译许多佛经,如《维摩诘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等,至今仍十分流行。其中罗什所译《金刚经》

在佛经翻译史和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但是所有译本之中最流行的版本,而且还作为源文本被翻译到英语、回鹘语之中(史原朋,2009;王菲,2010)。目前关于罗什的佛经翻译及《金刚经》的研究或多关注《金刚经》本身的特点(杨君,2003;杜正乾,2004;杜正乾,2007;孔祥珍,2008;史原朋,2009),或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罗什的翻译特点(马祖毅,1999;陈福康,2000;王铁钧,2006),但对罗什在《金刚经》中的具体翻译特点、形成这种翻译特点的社会文

[收稿日期] 2011-8-26

[作者简介] 杨冬敏(1979~),男,河南西平人,翻译学博士生,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教学。

化背景及原因却论述不多。本文以罗什本《金刚经》中体现的翻译策略为例,探讨罗什的翻译特点,并将其翻译活动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从翻译规范的角度探讨形成这种翻译特点的原因。

## 二、翻译规范

规范(norm)原为社会学的概念,最早由列维(Jiri Levy)和霍姆斯(James Holmes)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李德超、邓静,2004)。而真正使翻译规范的研究受到重视的,则归功于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图里(Gideon Toury)。图里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即翻译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由此产生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即为翻译的规范。翻译规范可以说是译者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语篇传统之间进行取舍的产物,制约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图里将规范分为初始规范(initial norm)、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ng norm)3个部分。初始规范指翻译策略的宏观选择,预备规范指翻译的政策和翻译的直接程度,操作规范涉及翻译的微观过程,指译者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翻译技巧(Toury, 2001: 53~59)。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起作用的翻译规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重构,即考察翻译文本和分析译者、出版商、评论者和翻译活动中的其他参与者所做出的明确言论等(Munday, 2001: 117~119)。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提出翻译活动不但受源语翻译规范的制约,也会受到目的语文化系统翻译规范的影响,对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不过,图里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详细论述。

此外,赫曼斯(Theo Hermans)、诺德(Christina Nord)、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等也分别对翻译规范理论进行了研究,其中切斯特曼在赫曼斯和图里研究基础上建立的翻译规范体系在西方翻译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切斯特曼根据语言学和社会学中对规范

的分类,将影响翻译活动的规范分为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和职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两个大类。期待规范也称产品规范(product norm),由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期待决定,涉及的是翻译产品应该具有的特征,主要由目的语文化中的翻译传统、目的语中类似文体的文本传统,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决定。职业规范由期待规范决定,对翻译的具体过程产生影响。切斯特曼提出了职业规范的3个方面,即义务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交际规范(communication norm)和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义务规范即翻译的道德规范,指“译者应抱着对原作者、翻译委托人、译者自身、潜在的读者群和其他相关的各方忠诚的态度来翻译”(李德超、邓静,2004),既不能对原文进行毫无根据的改头换面,也不能脱离原文,另起炉灶。交际规范即翻译的社会规范,指译者应努力保证翻译各方交际的最大化实现,使交际双方的交流能够顺利进行。关系规范即语言规范,指译者在期待规范的制约下,根据翻译的交际目的,并遵从其义务规范而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关系规范涉及到的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用传统的“对等”概念来描述,而是指译者根据文本类型、委托人的要求、原文作者的目的以及译文读者的期望等因素而确定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合适关系(Chesterman, 1997: 64~70)。

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规范理论,将翻译活动置于两种语言、文化及其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指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但会受到源文本和两种语言特征的制约,还会受到译文读者期待、目的语文化的传统、意识形态、社会经济、译者自身道德素质等因素的影响,而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对等,而是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形成一种“适切”的关系。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对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由此形成的翻译特点有重要意义。作为从事翻译这一社会活动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定会受到当时期待规范的影响,而其专业规范的要求也促使其在翻译的过程中,为最大效度地达到翻译的目的而采取特定的翻译策略,进而形成独特的翻译特点。下面我们就以《金刚经》为例,从翻译规范的角度分析罗什佛经翻译的特点。

### 三、从翻译规范的角度看罗什的翻译——以《金刚经》为例

#### 1. 罗什的佛经翻译特点——以《金刚经》为例

佛经翻译史上,罗什是“文派”翻译的代表和最典型的例子,是玄奘以前最著名的翻译大家。《出三藏记》评价罗什的译经说“其文约而旨,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朱志瑜、朱晓农,2006:173),意即罗什译经以简洁流畅、注重文采和易于理解而出名,这也是罗什翻译的许多佛经至今仍然十分流行的部分原因。下面我们就以罗什本《金刚经》为例,探讨罗什佛经翻译的特点。

中国佛籍中,《金刚经》因包含了大乘般若学说的精华而被认为是“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杜正乾,2007)。由于其特殊地位,佛教史上先后有多次翻译《金刚经》的尝试,其中保存下来完整的有6个译本,分别是:后秦鸠摩罗什译本、元魏菩提流支译本、梁陈真谛译本、隋朝笈多译本、唐朝玄奘译本、唐朝义净译本。这6个译本中,罗什本是该经的第一个中译本,后世几种译本均受其影响;玄奘是我国佛经翻译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因此,以罗什本和玄奘本最为著名,被认为是旧、新两种译本的代表。

具体来说,罗什本《金刚经》中主要体现出以下翻译特点。

第一,整体风格上,罗什本讲究简洁流畅,并富有语言的美感。罗什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译文的简约性和文采。就《金刚经》而言,罗什译经的简约性主要体现在采用简洁的语言传达原文内容和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删减。关于罗什译本语言的精练简约,可对比罗什本和玄奘本在《金刚经》最开始处的区别:

罗什本: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

玄奘本: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

俱。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整理常服,执持衣钵,入室罗筏大城乞食。

划线部分罗什本用了4个字“著衣持钵”,而玄奘本则用了8个字“整理常服,执持衣钵”进行描述。可以看出两个译本在表达同一内容时,罗什本总体上要比玄奘本简洁精练。而整部经书中类似这样的精炼文字比比皆是。关于罗什在译经时对原文内容的删减,玄奘指出,罗什本存在“三问阙一、二颂阙一、九喻阙三”(史原朋,2009)的问题,即罗什本在翻译时对原文中须菩提向佛提问的三个问题,罗什本只出现了两个,对佛的两颂罗什本只有一次,而对原文中的九个比喻罗什本只有六处。进行删减的原因,是罗什认为“无益此土,故阙而不传”(朱志瑜、朱晓农,2006:173)。另外,单纯从两个译本的字数来看,玄奘本《金刚经》有8208字,罗什本《金刚经》的两个版本则分别只有5176字和5180字(史原朋,2009),均远远少于玄奘译本。

在这种以精炼简约为主要特色的翻译策略影响下,罗什译本从整体来看就比其他译本显得更具有文采,可读性也更强。除此之外,罗什译本的文采性还体现在其译文浅显易懂而又朗朗上口,富有音律感,便于吟诵。如《金刚经》结尾处罗什本和玄奘本的差别:

罗什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说是经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玄奘本: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尊者善现及诸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并诸世间天、人、阿素洛、健达缚等,闻薄伽梵所说经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划线处的偈语为佛经中常用的一种文体。从吟诵的角度来看,罗什本比玄奘本读起来要顺得多。



第二,遣词造句上,罗什译本多采用达意的方法,尽量选用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法进行翻译。如《金刚经》原本中采用不同的词语来称呼释迦牟尼佛,罗什本就统一采用“世尊”和“佛”进行翻译;而玄奘本则本着忠于原著的思想,除采用“世尊”进行翻译外,另外还用“薄伽梵”、“善逝”等词来指代。另外,在汉语词语的使用上,罗什本多选用汉语中较通用的中性字,如“比丘”、“优婆塞”等;玄奘本则多为生僻字,如“苾刍”、“邬波索迦”等。这样处理的结果,使罗什本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可接受性也比较强。

总的来说,《金刚经》罗什本体现出罗什本人译经的主要特点:既注重保留原文中的“天然西域之语趣”(朱志瑜、朱晓农,2006:122),又注意在“改梵为秦”的过程中采用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具有一种“调和之美”。这种采取以意译为主而又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特点,是和罗什译经时期的翻译规范分不开的。

## 2. 翻译规范与罗什的佛经翻译

### (1) 罗什翻译佛经的期待规范

罗什来长安译经前,佛经翻译自东汉安世高起在中土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和译论家,如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道安等。佛经翻译的方法也已经逐步形成“文”、“质”两派。到了前秦时期,佛经研究者发现过于质直的翻译和过于“文丽”的翻译都会影响佛经义理的传达。当时著名的佛经译论家道安就批评过于删繁就简的翻译方法“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朱志瑜、朱晓农,2006:16),前秦的统治者姚兴也“恨支、竺所出,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朱志瑜、朱晓农,2006:172)。而对直译的批评则是过于质直,影响了佛经要义的传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安向当时的统治者苻坚建议请罗什来长安译经,后来的国君姚兴于401年将鸠摩罗什迎入长安逍遥园进行译经。也就是说,当时读者期待的就是一种既不过于质直又不过于“文丽”的翻译方法。另外,从目的语文化中的文本传统来看,汉语语言的审美传统向来尊崇言简意赅,强调行文的简约和精炼。而当时魏晋的文风主要是

骈体文,行文风雅(曹树明、姜春兰,2008)。可以说当时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学诗学模式就是兼顾行文简约和风雅唯美两个特点。

在这种读者期待和当时目的语文本特征共同组成的翻译期待规范影响下,罗什在进行佛经翻译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佛经读者期待的影响,并充分考虑当时目的语的文本特征,采取简洁、精炼而又富有文采的宏观翻译策略。

### (2) 罗什翻译佛经的专业规范

从义务规范的角度来看,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研究佛籍的高僧,罗什对佛经翻译有高度的责任心,即使本人通晓梵汉两种语言,仍然“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朱志瑜、朱晓农,2006:173),在翻译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几度斟酌之后才进行翻译。他曾言“今于众前发诚实愿,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朱志瑜、朱晓农,2006:176),可见他对自己所译佛经的自信。这种对佛经翻译的高度责任心促使罗什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本身的学识和经历做出翻译的选择。罗什曾先后在天竺和龟兹生活过,对梵语的基本语言特色和佛经的义理有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战乱,他曾在凉州居住了十五六年,对汉语也很熟悉。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双语知识使他认识到,梵语和汉语在许多方面有区别,尤其是梵语重传唱的功用,多处出现重复吟唱,而翻译到汉语时就显得啰嗦,因此,考虑到两种语言的特点,根据佛经翻译的职业道德,罗什认为有义务、有责任采用适合汉语的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对一些内容进行删减。

从交际规范的角度来看,魏晋时期仍然是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发展阶段,佛经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吸引更多的中土人士了解、接近佛教,并成为虔诚的信徒。因此,当时的佛经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交际性,最主要的作用仍然是通过读、诵佛经而加深对佛教义理的理解,进而皈依佛教。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佛经翻译家们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佛经的交际性,尽可能使中土信众能理解、接受佛经。而从佛经接受者的理解水平来看,当时社会中除上层士大夫外,许多下层人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据考证,直到唐朝时期,仍然并不是所有信奉佛教的信众都能书

写和认读佛经(杨君,2003;杜正乾,2004)。因此,此时的佛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通俗和易于诵读。佛经的主要用途在于讲经、读经和诵经,在讲经和读经的过程中,为了要使广大普通信众能够通晓佛理,便于传播,通俗为其必要条件。而诵经的过程中需要对经书识记和背诵,这就要求佛经要朗朗上口,铿锵悦耳。受此交际规范的影响,为了达到佛经的交际目的,罗什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就会有意识地采用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词语和比较常见的中性词进行翻译。与此同时,在语言风格上,尽量保留梵语注重吟诵的特点,并用符合汉语习惯的语体风格进行传译。王铁钧(2006:124)指出,“文丽其辞”虽然是罗什译经的主要风格,但并不是罗什本人刻意追求“绮文丽句”,而是在音乐审美的意义上尽量传达源语富有音律这一特点。也就是说,罗什考虑到佛经的功用,而在翻译中尽量使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符合汉语的音律特点。

从关系规范的角度来看,在当时的期待规范关照下,根据佛经翻译的交际性目的,罗什在处理具体语言层面的问题时,根据自己对佛经翻译的理念,采用了一种以意译为主的翻译策略。罗什看重的既不是原文和译文之间字对字的死板对应,也不是删减过多的胡译乱译。一方面,罗什翻译佛经时“考校正本,陶练覆疏,务存论旨”(朱志瑜、朱晓农,2006:173),尽量保证经文原旨不失;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前人过于质直的方法,而是保留原文的风貌而又符合译文的语言特色,即所谓“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朱志瑜、朱晓农,2006:174)。罗什所追求的译本既不“文过其辞”,亦不“理胜其辞”。这种翻译方法既不同于“质”派中因坚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而导致所译佛经晦涩难懂的做法,亦不同于“文”派中过于热衷于改胡音为汉义而对译文大加删减的做法。罗什的意译是在“不失本旨”的前提下,删除原文中一再重复的多余文辞,目的是使译文符合汉语言简意赅、简约精炼的特点,所追求的是原文和译文在广义上的对应。这种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意义和风格基础上所进行的意译,表明佛经翻译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为后来玄奘时期佛经翻译的顶峰成就打下了基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受到义务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的影响和制约,罗什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梵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和翻译佛经的目的,并遵从自己的职业道德,采取了以意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因此,可以说,当时的专业规范对罗什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在这种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影响制约下,罗什在翻译佛经时选择的宏观和具体翻译策略,最终使其翻译的佛经独树一帜、自成一色。

与此同时,由于翻译规范具有规约和限制的功能,采取这种翻译规范观照下形成的翻译策略进行的翻译,必定会在目的语文化中受到欢迎。事实证明,这种符合当时翻译规范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和后世译经者和读者的高度赞扬,梁启超称其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也”(陈福康:2000:16)。罗什本《金刚经》也成为该经迄今为止最流行的译本。

#### 四、结论

罗什作为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在佛经翻译史上以其注意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体差异而主张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趣”而独树一帜,其翻译策略也主要以意译为主。通过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罗什本人经历的考察可以发现,罗什这种翻译主张和体现在《金刚经》中的具体翻译策略主要是受到了当时翻译规范的影响。罗什作为当时著名的翻译活动实践家,自长安逍遥园设立译场、开始翻译佛经起,翻译活动就属于当时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翻译行为必定受到当时期待规范的影响,与此同时,其本身的经历、信仰以及对佛经功能的理解也使其遵从专业规范。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罗什佛经翻译的特色。而正是由于罗什注意到了当时翻译的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罗什的译本才能为广大信众所接受,才能在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直至今日而仍旧流行。

#### 参考文献:

- [1] Chester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 Amsterdam and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 [2]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3]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曹树明, 姜春兰. 从《妙法莲华经》看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特征 [J].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2008, (2): 100~103.
- [5]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6] 杜正乾. 唐代的《金刚经》信仰 [J]. 敦煌研究, 2004, (5): 52~57.
- [7] 杜正乾. 《金刚经》研究述评 [J]. 五台山研究, 2007, (1): 10~14.
- [8] 孔祥珍. 《金刚经》外来词汇研究 [J]. 理论月刊, 2008, (12): 106~108.
- [9] 李德超, 邓静. 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 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 [J]. 外国语, 2004, (4): 68~74.
- [10]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 (上卷)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11] 史原朋. 《金刚经》及其不同译本研究 [J]. 中国宗教, 2009, (2): 29~31.
- [12] 谈宏慧.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J]. 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2): 107~109.
- [13] 王菲. 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版本及语言翻译特色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 92~96.
- [14] 王铁钧. 中国佛典翻译史稿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15] 吴文星. 《维摩诘经》的鸠摩罗什译本流行的原因分析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 90~95.
- [16] 杨君. 《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 [J]. 西华师范学院学报, 2003, (6): 29~33.
- [17] 朱志瑜, 朱晓农. 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18] <http://www.jcedu.org/fxzd/jgj/yy/01.htm>.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鸠摩罗什译本.
- [19] <http://www.jcedu.org/fxzd/jgj/yy/05.htm>.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玄奘译本.

## 本刊声明

1. 本刊所发作品仅为作者观点, 不代表编委会或编辑部的立场。
2. 欢迎对本刊所登文章开展学术讨论。
3. 本刊对所发作品享有中文专有出版权, 请勿一稿多投。
4. 欢迎转载本刊文章, 并按规定付酬及注明出处。
5. 本刊对来稿保留修改权, 有特殊要求者, 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所发论文享有汇编权、翻译权、电子出版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让权, 所支付费用合并在稿费中发放, 如有异议, 请事先声明。